

AR

A Y N

R A N D

阿 特 拉 斯
耸 耸 肩

A T L A S

SHRUGGED

三 十 五
周 年
纪 念 版

35th
ANNIVERSARY
EDITION

第 三 部 P A R T
同 一 律 T H R E E

A I S A

[美] 安·兰德 著 杨格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ATLAS SHRUGGED

by Ayn Rand and Introduction by Leonard Peikoff

Copyright © 1957 by Ayn Rand

Copyright renewed 1985 by Eugene Winick, Paul Gitlin and Leonard Peikoff

Introduction copyright © 1992 by Leonard Peikoff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., Inc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.
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贸核渝字(2019)第15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特拉斯耸耸肩:珍藏版/(美)安·兰德著;杨

格译.--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20.1

书名原文:Atlas Shrugged

ISBN 978-7-229-14155-4

I. ①阿… II. ①安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7245号

阿特拉斯耸耸肩(珍藏版)

[美]安·兰德著 杨格译
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
出版监制:徐宪江

责任编辑:秦 琥 王昌凤

责任印制:杨 宁

营销编辑:王 良 史青苗

书籍设计:  设计工作室 010-62015199
774534217@qq.com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)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67.75 字数:1300千

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28.00元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问题,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三部

Part THREE
A is a 同一律



Contents

第三部 | 分目录

|1268| 亚特兰蒂斯
Atlantis

9 |1358| 贪婪者的乌托邦
the Utopia of Greed

3 |1474| 反贪婪
Anti-Greed

4 |1560| 厌恶人生
Anti-Life

5 |1642| 手足之情
Their Brothers' Keepers

6 |1740| 救赎的协奏
the Concerto of Deliverance

7 |1808| “我就是约翰·高尔特”
“This is John Galt Speaking”

8 |1930| 自我主义者
the Egoist

9 |2032| 发电机
the Generator

10 |2070| 以我们最崇高的名义
In the Name of the Best within Us

|2111| 后记
Afterword

|2115| 附录
Appendix

亚特兰蒂斯

Atlantis



她一睁开双眼，就看见了阳光、绿叶和一个男人的脸庞。她想：我知道这是哪里。这就是她在十六岁的时候渴望见到的地方——现在她置身其中了——这一切似乎来得如此简单而平淡，她所感受到的仿佛是一种祝福，用三个字传遍了整个宇宙：当然了。

她仰面望着一个跪在她身旁的男人，心头豁然明朗，眼前出现的正是她从前哪怕付出生命也要求得一见的：这就是一张看不出一点痛苦，没有丝毫惧色和愧疚的面孔。他的嘴角挂着自豪，不仅如此，他似乎更以这种自豪为傲。他的脸颊棱角分明，不禁令她联想到了高傲、严肃和对一切的藐视——但那张脸上并未流露出其中任何一点，而是把它们集中在了一起：这是一种沉着果断的自信神情，这神情纯洁无瑕，既不会恳求，也不会施舍原谅。这张脸上没有任何躲躲闪闪，坦荡而磊落，因此她最先捕捉到的便是他眼里的一种专注的洞察力——看上去，他对他的观察力最为中意，仿佛他的眼睛能够带他进入无止境的快乐之

旅，把最有价值的信息告诉他自己和全世界——告诉自己他有能力看到这一切，告诉世界这是一个多么值得一看的地方。一时间，她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纯粹的感知的生灵——然而，她还从未对一个男人的身体有过如此强烈的感觉。薄薄的衣衫与其说是遮挡，倒不如说突出了他的躯干，他的皮肤被阳光晒成健康的棕色，身材结实，显得干练，犹如锻铸的金属，却像铜铝合金一般，淡淡地泛射着毫不刺眼的光泽，皮肤的颜色和他栗褐色的头发正好相配，缕缕蓬松的头发被阳光染成了由褐渐黄的自然颜色，但他的眼睛作为铁打一样的身体上唯一不显黯淡又不刺眼的部位，成了全身色彩的点睛之处：那双眼睛散发着如同金属表面泛射出的那种幽幽的绿光。他带着淡淡的微笑，正低下头来看着她，那神情完全不是面对着什么新的发现，而是在熟悉地思索着——似乎眼前这个人也正是他期待已久和深信不疑的。

这才是她的世界，她想，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就应该这样去面对他们的生活——而其他的一切，这些年来所有丑恶和挣扎的经历，只不过是某人开的一个愚蠢的玩笑罢了。她朝他微笑着，似乎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同伴，笑得轻松而自由，把她再也不觉得重要的那些事情统统撇在了脑后。他以和她同样的微笑作答，似乎与她感同身受，心有戚戚。

“我们是不是再也用不着担心了？”她轻声问道。

“对，再也用不着了。”

随后，她的感觉彻底恢复，她意识到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。

她试着离他远一些，但仅仅是枕着草地的脑袋微微地动了动。她试着坐起身，但后背传来一阵剧痛令她又倒了下去。

“别动，塔格特小姐，你受伤了。”

“你认识我？”她的声音十分生硬。

“我认识你很多年了。”

“我认识你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约翰·高尔特。”

她呆呆地望着他。

“你为什么感到害怕？”他问。

“因为我相信你说的话。”

他笑了笑，像是完全认可了她对于他的名字所领会到的意义；这笑容表示他接受了对手的挑战——如同大人对于小孩的自己骗自己感到好笑一样。

她感到在迫降中被撞坏的不仅仅是飞机，她的意识并未完全恢复。她无法把眼前的一切拼凑到一起，想不起她那些关于他名字的记忆，只知道它代表的是她必须慢慢填补的漆黑的真空。她在此刻无法做到。这个人的出现像聚光灯一般刺眼，令她看不见散落在外面黑暗之中的那些东西。

“我一直跟着的就是你吗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她慢慢地环顾了一下周围。她正躺在一片草地之上，草地的一端矗立着一块从高高的蓝天之外掉落的巨大岩石。草地另一端的危岩和苍松，以及桦树枝上闪亮的树叶，挡住了她的视线，只能看到远方环绕着他们的群山。她的飞机并没有摔烂——只是肚皮贴着地，就停在几步之外的草地上。眼前看不见另外的飞机，看不到有建筑和人类栖息的迹象。

“这是什么山谷？”她问。

他一笑：“塔格特终点站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以后你就明白了。”

仿佛对对方产生了畏惧一般，她不禁想要察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她的胳膊和腿可以动；头能够抬起；她深吸一口气，感觉到钻心的疼痛；她看见一缕鲜血顺着袜子流了下来。

“这里出得去吗？”她问。

他的声音似乎非常诚恳，但发着金属般绿光的眼睛充满笑意：“其实是不行的，暂时的话——可以。”

她试着起身。他弯下腰，想拉她一把。但她用尽浑身的力气，猛地一下子挣脱了他的手，挣扎着想站起来。“我觉得我行——”她张口说道。她的脚才着地，一股剧痛便从脚踝直袭

上来，令她难以支撑，倒在了他的身上。

他用双手将她抱了起来，笑道：“塔格特小姐，你还不行。”说完，他便迈步向草地对面走去。

她的胳膊环抱着他，头枕在他的肩膀上面，身子静静地躺在他的怀里，心里想道：只要像这样——哪怕是一会儿——也可以彻底不再抵抗了——可以将一切忘记，只是去感受……她以前是在什么时候体会过这样的感觉？她迷惑起来。曾几何时，她的心中曾出现过这样的念头，但此刻她已想不起来。她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感受——感觉到踏实，感觉到这就是最终，感觉到她已经到达，不必再有疑问。但她从未体会过的是这种被保护，同时可以接受保护、放弃抵抗的感觉——对呵，因为这种特殊的安全感并非是针对未来，而是针对过去，并非是保护她撤出战斗，而是让她获得胜利，并非是因为她的软弱，而是因为她的坚强……她异常强烈地意识到了他那双抱住她身体的手，他亮铜般金黄的头发，他和她相距不过数寸的睫毛在他的脸上投下的阴影，她模模糊糊地思忖着：受保护，是保护我什么？……他才是敌人……他是吗？为什么？她不知道，现在她想不了这个问题，此时，要记起几个钟头前她曾经有过的目标和动力都要费一番力气，她强迫自己找回它。

“你知道我在跟着你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的飞机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在机场。”

“哪里有机场？”

“在山谷的另一边。”

“我向下看的时候，山谷里并没有机场，也没有草地。它是怎么跑出来的？”

他朝天上瞧了一眼：“仔细看看，能不能看见上面有什么东西？”

她把头向后一仰，直盯盯地望着空中，除了清晨那一片静静的蓝天之外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过了一阵，她看出空气中有几缕微微晃动的亮光。

“热空气。”她说。

“是折射光波，”他回答道，“你看到的谷底是离此五英里的一座八千英尺高的山的山顶。”

“一座……什么？”

“一座没有飞机会选择去降落的山。你看到的是把它折射在山谷上方的反光。”

“怎么折射？”

“这和沙漠中海市蜃楼的原理一样：用一层热空气来折射影像。”

“怎么折射？”

“是用一面射线屏幕，设计时考虑到了所有的因素——但忽略了你那样的勇气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从没想过能有任何飞机敢于下降到距离地面七百英尺的范围内。你撞上了射线屏幕，有些射线会让电磁发动机熄火。你这可是第二次让我失算了：我也从没被人跟踪过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射线屏幕？”

“因为这里是私人领地，不想被破坏。”

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既然现在你来了，塔格特小姐，我会带你看一看的。你看过之后，我会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她不再说话了。她发觉自己几乎问遍了所有的事情，就是没有问关于他的问题。他似乎是一个整体，就像一个不可再简化的绝对，一个无须再解释的公理，第一眼看到时她就已经掌握，似乎她仅凭直觉就已对他了如指掌，而现在她要做的，只是去分析她所了解到的一切。

他抱着她，顺着一条蜿蜒的小路走到谷底。在他们身旁的山坡上，巍然挺立着杉树那高大、深沉、如金字塔般的躯干，简约的阳刚之气犹如一座座最原始不过的雕塑，碰撞着在阳光下颤动不已的桦树上那茂盛、阴柔，有着刺绣般繁复纹理的叶子。阳光透过树叶，洒落在他的头发和他们的脸上。她看不见山路转过

弯后的下面有些什么。

她的眼睛不停地转回到他的脸上。他偶尔会低头看她一眼。一开始，她的目光像是被人逮住一般急急避开，后来，她似乎学起了他的样子，只要他一低头便将目光迎上去——她心里明白他知道她的感受，并且他不会在她的注视下隐藏他眼神里的含义。

她知道他的沉默等于在承认他和她有着同样的感受。他并不是用一种冷淡的态度像一个男人负起受伤的女人那样对待她。尽管她并未从他的举止里感觉出来，但那是一种拥抱；她只是非常确切地感到，他的全身上下都能意识到抱着她身体的那种感受。

她听见了瀑布的响声，随后便看到晶莹碎裂的水流自山崖上潺潺溅落。水声通过她内心当中某种隐约的敲击，以她正极力去回想的微弱节奏传来——但这节奏转眼即已消失，敲击仍在继续；她聆听着水声，然而，另外一种声音好像变得更加清晰和响亮了，它并非来自她的心中，而是发自树叶间的某个地方。山路回转，她在豁然开朗的前方看见了山崖下的一座小房子，开启的窗户上映着一道阳光。她立时悟出了那种令她想要立即接受眼前一切的感受——那就是一天夜里，她坐在彗星号满是灰尘的座位上，第一次听到了哈利《第五协奏曲》的旋律——她知道她此时听到的正是它，它是从一架钢琴的键盘上传来的，那清脆而响亮的音符出自一个人有力而自信的弹奏。

她几乎是猝不及防地劈头问道：“这是理查德·哈利的《第

五协奏曲》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是他什么时候写的？”

“你干吗不问问他本人？”

“他在这里吗？”

“弹奏这首曲子的就是他。那是他的房子。”

“噢……”

“你以后会跟他见面的，他将非常高兴见到你，他知道你晚上独处的时候只喜欢听他的曲子。”

“他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是我告诉他的。”

她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要问“你怎么居然……”，然而，一看到他的眼神，她就笑了起来，这一笑，便道破了他眼中所要表达的一切。

她心想，她不能再提出任何问题，再有任何疑问了，至少不能在当下，不能在这样的音乐声中——这乐声从沐浴着阳光的枝叶间昂然升起，传神地演绎出了被解脱和释放的激情，正像她当初在颠簸的火车座位上，透过沉重的车轮声所听到的一样——那天晚上，她的内心通过这乐声所看到的正是这些——正是这座山谷，还有黎明的太阳，还有——

她旋即大吃一惊，山路又转了个弯，从一处开阔的山崖望

去，她看到了下面山谷里的一座城镇。

那还不是个城镇，只是一片房屋，从山脚一直延伸开去，散落在山坡之上。群山越过那些房顶继续向上伸展，把它们围在了一个陡峭而无法逾越的环中。那些都是小巧而崭新的住宅，外形方方正正，装着亮闪闪的大玻璃窗。远处有一些似乎更高的建筑，它们的上空飘荡着一缕缕淡淡的烟雾，说明那是一处工业区。但就在她的前方，下面的山崖上，有一根细长的石柱拔地而起，高及她的视线。在它上面，矗立着一个用纯金铸成、高达三英尺的美元符号，耀眼的光芒使得她视野里的其他东西全都黯然失色。它高居在小镇上空，成了镇子的徽章、标记和灯塔——它如同一个能量发射器，将太阳的光辉变成闪亮的祝福，向屋顶上方的天空撒播开去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吃惊地指了指那个符号。

“哦，这是弗兰西斯科私下里开的一个玩笑。”

“弗兰西斯科——你是指哪一位？”她喃喃道，答案已在心里了。

“弗兰西斯科·德安孔尼亚。”

“他也在这里？”

“他随时会来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说这是他开的玩笑？”

“他将这个符号作为生日礼物，送给了这块土地的主人。”